

四十岁 是篮球的下半场

肖建国
散文新作

Xiao Jianguo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四十岁
是篮球的下半场



中国散文新作



S0225530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德强

封面设计 梁 珊

肖建国散文新作

四十岁是篮球下半场

肖建国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遂昌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0000

插 页 2

日 期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026-5/I·945

定 价 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四十岁是篮球的下半场	1
篮球半生缘	5
看狮龙	17
书事忆旧	22
聘书	25
恋旧散文三章	27
我当了一回工宣队员	36
把生命的弹簧压到最低处	44
县长札记	51
做生活的参与者	55
永兴豆腐	59
在北大作家班	63
北大寄语	68
乡土的湖南人	70

目 录

就职演说	73
享受孤独	78
老勿老	85
踏着铁轨回家去	88
北戴河夜泳	92
无 奈	95
寻找球场	98
香港的运动场	101
有书为伴	104
变化客厅	107
谁与同醉	110
出 游	113
女人当自弱	116
图 官	118

目 录

这才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124
命大的孩子自有命大的保护神	130
公祠堂	135
坟山上下的秘闻	140
假 如	146
儿歌和母亲	150
家乡的粽子	152
天子山有个游艺楼	155
访汪曾祺	163
《然后》的震撼	170
哭莫公	173
莫与舒婷同行	176
想望猪头肉	179

目 录

记叶之蓁	183
蔡测海和球	190
明白的姜贻斌	192
记画家谭仁	196
艰难的起步	202
从打球到写小说	205
想起了爵士乐	211
酒 话	217
贴着人物的感情写	223
我的选择	225
从实招来	228
走出常规	232
一点想法	238

目 录

文学随想	242
捧上一壶“倒缸酒”	245
春天的思索	249
井蛙之见两点	251
身陷大海	255
《血坳》所依据的	258
关于《左撇子球王》	261
《男性王》后记	266
无力的文学	270
读《万历十五年》	273
给五彩石文学社的一封信	278
《棹歌中流》序	281
小说要有阅历支撑	285
奇石和奇文的缘分	289

四十岁是篮球的下半场

四十岁是人生的一道坎。跨过坎，是篮球赛的下半场。

这之前有过二十岁、三十岁，岁月的嬗递并不曾在心里刻下明显的印记，只有到了四十岁，“嚯——”的一声，下半场开始了，嘹亮绷脆，感觉特别强烈。

篮球赛到了下半场，不再有上半场的浮躁，不再上场便挟如虹气势，不可一世，也不再那么建功心切，那么玩命，完全不顾后果。下半场打的是理性球，不再玩花样，不再陶醉在某一个动作的优美，而是讲求实用，讲求成功率。下半场更注重整体的技战术，一球到手，总会来回倒一倒，左右运一运，没有七八分把握，不会轻易投篮。下半场的球已经很少浪漫色彩。

没有浪漫色彩的球赛会很沉闷，没有多少看头。但这时已无暇过多留意场外的注视。场外的观众仍然有那么多，如涌如潮如堵，都是带了各种各样的心情观看赛事。有人欢呼叫好，也有人鼓掌喝倒彩。欢呼叫好的是自己的啦啦队，鼓掌喝倒彩的自然是对手的啦啦队，泾渭分明，毫不含糊。但是朋友的欢呼和对对手的存在都是使自己更加发威的动力。打比赛实有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观众。试想一场没有人观看的比赛该是多么乏味，多么没意思。

无论场上场下，都知道下半场是最要紧的时候了。如果上

半场已经有了胜绩，正好下半场再接再厉扩大战果；如果上半场比分落后，还有机遇总结经验扳回来。所以场下的观众都变得更挑剔，更容易激动；场上的队员则更谨慎，更顽强。他明显地感觉到时间的流走，明白时间的宝贵，时不再来，下半场已经容不得任何疏忽和失误。这时候已经基本适应了对手的套路，但自己也渐渐感到了些微的疲劳。一旦疲惫，各种弊病和不足便都显露出来了。譬如连续地运球过人，譬如空中接球再投篮，譬如人盯人的全场奔跑防守，都常常力不从心，无法完整地表现出自己的意愿。早年训练时的薄弱环节，都会明显地表现，便会有有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这种遗憾当然是一闪即过。如此紧张激烈的赛事，有遗憾又能怎么样呢？只能留待以后再总结吧。

千万千万，这时候不能够有一点点分心。

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发展，就好了，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故事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好多事情，都是跟良好的愿望相违背的。这是铁律。

譬如裁判。

裁判在赛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良好的道德和公正的作风。人们往往都对裁判的个人素质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这可能么？人各有别。裁判也不会个个优秀。如果恰恰碰上一个偏心的裁判，那就倒霉了。而且裁判一存了偏心，往往就很霸道，很老谋深算，往往到了下半场，才开始整你治你。你刚一抬腿，“嚯——”带球走；你刚一起跳拼抢，“嚯——”拉人犯规；你在三秒区刚一转身，“嚯——”三秒……你不能运球，不能拼抢，不能乱跑，不能有一点过火

的动作，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你明白裁判是存了偏心了，可是你不能发火，不能怒形于色。裁判这时候是不会怕你生气发怒的。你更不能窝火，一窝火，你就上当了。——你想想，心里一窝火，球艺还能正常发挥么？只要打出几个臭球，半场时间就过去了，你就完了。这时候唯一的、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裁判的错判不要理睬。不去想，不去愤怒，（这时候太需要阿 Q 精神了。）一门心思只管好好地、认真地打球。一分一分地拼，一球一球地打。

偏心的裁判是最好的整治师。

对裁判的偏心可以不理睬，对队友的犯规却不能不关心。下半场的比赛无疑比上半场更激烈。拼抢，碰撞，推拉。一不小心，说不定哪位队友就五次犯规了。五次犯规就要罚下去，再不能上场了。这种半途下场对精神的打击真是太大了。除了连连叹息，更多的是暗暗告诫自己：不要犯规，保存自己。然而此时已经拼红了眼睛，只要哨声一响，就又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不再去想可能犯规，可能罚下场……

在观众的哄闹声中，在裁判偏心或不偏心的哨声中，在队友们来来去去上场下场中，记分牌飞快地翻动。这时候最害怕的是终场的锣声，希望比赛的时间延长，再延长；然而也已经明显地感到体力不支，牛喘不已，心里祈望着教练能叫“暂停”。

他忘记教练已经叫过两次暂停，不能再叫了。

……其实，这时候已经应该明白了，无论胜，无论负，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只要是认认真真地、不屈不挠地、不急不火地打好每一个球，就可以了，就对得起自己了。胜负只是一种虚幻，重要的是充分地发挥了自己。

四十岁是篮球的下半场。要充分发挥自己,最重要是把握好下半场。

篮球半生缘

在球队，我一直打“8”号。三十年前，还没有以这个数字为吉祥号码的概念，完全是无意为之。当时看着有点意思的是两个号码：一个8号，一个11号。最后终于选中8号，原因大概是这个号码直观上给人稳重之感，而且也更接近我的体型：矮粗，壮实。于是这个号码就背在了背上，跟随我走南闯北，先后打过十几支球队，几十年。

球是篮球。球队是业余球队。三十年前，我们那县城里还没有足球，当时最热火、最普及的是篮球，它迷倒过多少孩子和大青年。

那时我正读初二。在学校运动会上，我们班篮球队夺得了亚军，同时我还获得了乒乓球单打亚军。我是班上篮球队的头号主力，可是在组建校队的时候拒绝了我。体育老师对我说，你就参加乒乓球队吧！你打篮球到底个子矮了。（五年后，我成了长沙卷烟厂篮球队的绝对主力。我们年年是二轻局系统的亚军，然而局队屡屡把我排斥在外，理由仍然是个矮。这样多年来，我的经验每每印证，厄运总是有两次重复降临到我头上。这种“命运有常”的发现使我常常心存恐惧。）

体育老师的个头也不高，同学们背地里都称他：吴矮子。我怨他竟没有一点同病相怜的情怀，更恨他没有半点激我做

名矮个球星的志气。我在心里恨了半天，最后在心里发了毒誓：我做不到让你请我到校队，我就不是人！一言不发转身走了。

我没有去参加学校乒乓球队。我一门心思就是要在篮球场上出人头地。人一旦因为受到轻视而发誓要做成一件事情，那种力量是很吓人的。我从此开始了一种近乎自虐行为的艰苦锻炼。

无疑，篮球是一项高个子的运动。那时候我的个子还不到一米六，母亲也矮，营养也差，我的发展前景自然是不容乐观。我在床前装了两只自制的铁丝吊环，每天早晚各做一百次引体向上，期望能将身体拉长。但几年下来，身体并没拉长多少，倒是将两只手臂锻炼得浑圆有力。我家房东是个将近两米的大高个，我常常站在他面前发呆，羡慕地想着假如能让我长到那么高，我愿意牺牲所有的一切去换取。幻想归幻想，个子长不高总得想办法弥补。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弹跳力。我做了两只沙袋，长年绑在小腿肚子上。我天天去压杠铃，下蹲，起立，一做几十下，痛得腰骨像要折断。练原地跳：一下，两下，三下……每次都蹲得很低，使劲往高处蹦。每次半小时，一百下。到最后一下落土，“扑”的倒地，好久起不来。练压腿：单腿独立，将另一条腿搁在擗起来的两条板凳上，每次都要把额头碰在脚尖上，痛得眼泪直滚。还练长跑，练登山，练跳楼梯，练推铅球……

我常常跑到人委会和邮电局的篮球场去看大人比赛。那时候县队的五大主力就分布在人委会、邮电局和农林水联队三支球队中。农林水联队的老安和老金，一高一矮，一瘦一壮，两个人脸上都有几粒麻子，我们叫他们大麻子和小麻子。大麻

子打中锋，小麻子打后卫。小麻子速度快，眼睛快，手也快，前后左右、头上肩上胯下，都能分球。一个眼神，人到球到，配合得天衣无缝，如有神助。邮电局的11号炳生一手神投，左手揽球在手，右手一拍，横移半步，陡然起跳，在空中身体拉成一条直线，手腕一抖，“刷——”必定空心进篮，漂亮极了。姿势漂亮，进球也漂亮。看他们打球，那真是一种享受。在我们那小小县城，他们的球艺也就是顶峰了。我一边暗暗模仿他们的动作，一边下决心要超过他们。（现在想来，那时候定的标准真是太低了。如果生在大城市，条件更好点，标准定得更高点，也是能够达到的。人身上的潜质，不可限量。）

我在家门口土坪里的墙壁上用铁丝钉了个篮圈，常常在那里练到深夜……

我终于练出来了。我的弹跳力达到了九十厘米。我的百米速度是十三秒。我能连续三五次地起跳。我在三秒区周围差不多弹无虚发……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使一切进步的事物都停止了。我们天天泡在街上看大字报，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看各种群众组织的红旗在空中呼啦啦飘扬，心里充满了新鲜和刺激。我们当然也狂热过一阵，迷茫过一阵，逍遥过一阵，终于又回到了篮球场上。

我带着城里的那班小伙伴，成天占住广场上的那个篮球场，打野球。我们都赤膊，赤脚，只穿一条短裤，十分坚韧，十分凶狠。我的身体素质和球艺都明显高出小伙伴们一筹，我永远场上的核心。我们玩球的时候，场外总是围了一些人看，给我们喝彩，拍巴掌。没有想到，县篮球队的教练宋殿池就是在这个场合看中了我。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蓝山县的青年篮球队到我们县访问赛，我们县临时凑了一支队伍迎战。宋教练派人把我也叫去了。四周观众如堵，场内的石灰线白得耀眼。裁判、教练、主席台、记分牌、整齐的运动服，一切都是正规的场合。我在场上来回跑动，兴奋得身上一阵一阵地激颤。我决心要好好表现。

然而我表现失常。我投了唯一的一个球，竟是三不挨。一个长传过来，我双手乱抓也没有捉住。不到五分钟，我就被换下了场。

我沮丧得直发狠。

可是宋教练并没有以成败论英雄。此役之后，县青年队正式成立，我还是入选了。同时选进青年队的还有我的好朋友江金山和葛增富。

我怀着感激和懊恼的心情参加了县青年队。一排十二个人站队的时候，我站在排尾，我比他们至少矮半个头。然而我渐渐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力队员，这使我常常在自卑之余，难免自傲。

我们成了县城十分醒目的一支队伍。我们四处出击，每天都去联系单位的球队比赛，把球赛的海报写得大大的，在街头到处张贴。我们充满着虎虎生气，差不多每战必赢。只要是我们比赛，观众便特别多，特别踊跃，摩肩接踵，水泄不通。县城的生活本来贫乏而枯燥，残酷的派仗把小城人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是我们的蓝背心白号码，给小城灰色的生活划上了几道亮丽的色彩；是裁判员尖厉的哨声，刺破了小城潭水一般的沉寂。家乡上了点年纪的人，说起当年我们在球场上的威风，仍然神往不已，感叹不已。

几个月后，我和江金山、葛增富补充进了县男子篮球队。

我在县队坐了一个月板凳，便开始打主力。我那时候不到十六岁，身高一米六。

这时县城广场旁边的大塘里建起了一座灯光球场。县城的运动经历了大批判、大夺权、大武斗、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好多人都厌倦了，渐渐趋于平静。好多革命闯将都成了灯光球场的常客。县革委会主任是个军人，也是个球迷。他将军人的豪爽和大器在支持球队的工作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常常到周围县去访问比赛。我们也常常邀请邻县的篮球队来比赛。我穿着8号球衣，以最小的个子活跃在球场上，在周围几个县都打出了名声。在本县的观众中则声名日隆。只要我一出场，观众台上就总会激起一阵骚动。各色人等的赞誉，通过母亲的口传达到我的耳朵里。我听了也感到很高兴，但不激动，因为我毕竟没有达到早年的愿望：参加学校的篮球队。人真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如果早年立过一个小小的誓愿，哪怕以后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但只要没有落到那个点上，心里就有无限的遗憾，无法满足。

然而机会终归是有的。1968年秋天，全县的篮球联赛即将开始。这差不多是空前绝后的规模盛大的一次赛事，从县领导到各单位都非常重视。几支球队都来拉我们加盟。学校以在校学生的名义召我们回校。城关队认为学校尚未复课，我们应属待业青年，只能加入他们的队伍。邮电队则许诺招我们做临时工的名义参加进去。城关队和邮电队都有着丰厚的物资待遇，而学校队则连球衣都捞不到一套。

我说服我的朋友江金山和葛增富一起回到了校队。我不记得是不是吴老师亲自登门找了我，但他明明白白当面说了请我们回校效力。有这句话就足够了，尽释前嫌。（十六年后，